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三回 議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禮細崽翻首座

按：不多時，洪善卿與莊荔甫都過這邊陸秀寶房裏來，張小村，趙樸齋忙招呼讓坐。樸齋暗暗教小村替他說請喫酒。小村微微冷笑，尚未說出。陸秀寶看出樸齋意思，戲說道：「喫酒末阿有啥勿好意思說嘅？趙大少爺請耐兩位用酒，說一聲末是哉。」樸齋祇得跟著也說了。莊荔甫笑說：「應得奉陪。」洪善卿沉吟道：「阿就是四家頭？」樸齋道：「四家頭忒少。」隨問張小村道：「耐曉得吳松橋來啷陸裏？」小村道：「俚來啷義大洋行裏，耐陸裏請得著嘅？要我搭耐自家去尋啷。」樸齋道：「價末費神耐替我跑一逮，阿好？」小村答應了。樸齋又央洪善卿代請兩位。莊荔甫道：「去請仔陳小雲罷。」洪善卿道：「晚歇我隨便碰著哈人，就搭俚一淘來末哉。」說了，便站起來道：「價末晚歇六點鐘再來，我要去幹出點小事體。」樸齋重又懇託。陸秀寶送洪善卿走出房間。莊荔甫隨後追上，叫住善卿道：「耐碰著仔陳小雲，搭我問聲看，黎篆鴻搭物事阿曾拿得去。」

洪善卿答應下樓，一直出了西棋盤街，恰有一把東洋車拉過。善卿坐上，拉至四馬路西苔芳裏停下，隨意給了些錢，便向弄口沈小紅書寓進去，在天井裏喊「阿珠」。一個娘姨從樓窗口探出頭來，見了道：「洪老爺，上來啲。」善卿問：「王老爺阿來裏？」阿珠道：「勿曾來。有三四日勿來哉。阿曉得來啷陸裏？」善卿道：「我也好幾日勿曾碰著。先生呢？」阿珠道：「先生坐馬車去哉。樓浪來坐歇啲。」善卿已自轉身出門，隨口答道：「勳哉。」阿珠又叫道：「碰著王老爺末，同俚一淘來。」

善卿一面應，一面走，由同安里穿出三馬路，至公陽里周雙珠家。直走過客堂，祇有一個相幫的喊聲「洪老爺來」，樓上也不見答應。善卿上去，靜悄悄的，自己掀簾進房看時，竟沒有一個人。善卿向榻床坐下，隨後周雙珠從對過房裏款步而來，手裏還拿著一根水煙筒，見了善卿，微笑問道：「耐昨夜頭保合樓出來，到仔陸裏去？」善卿道：「我就轉去哉啲。」雙珠道：「我祇道耐同朋友打茶會去，教娘姨啷等仔一歇啷，耐末倒轉去哉。」善卿笑說：「對勿住。」雙珠也笑著，坐在榻床前機子上，裝好一口水煙，給善卿吸。善卿伸手要接，雙珠道：「勳啲，我裝耐喫。」把水煙筒嘴湊到嘴邊，善卿一口氣吸了。

忽然大門口一陣嚷罵之聲，蜂擁至客堂裏，劈劈拍拍打起架來。善卿失驚道：「做啥？」雙珠道：「呸是阿金啷哉啲啲，成日成夜吵勿清爽。阿德啷也勿好。」

善卿便去樓窗口望下張看。祇見娘姨阿金揪著他家主公阿德保辮子要拉，卻拉不動，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鬆髻，祇一揪，直揪下去。阿金伏倒在地，掙不起來，還氣呼呼的嚷道：「耐打我啊！」阿德保也不則聲，屈一祇腿壓在他背上，提起拳來，擂鼓似的從肩膀直敲到屁股，敲得阿金殺豬也似叫起來。

雙珠聽不過，向窗口喊道：「耐啷算啥嘅，阿要面皮！」樓下眾人也齊聲喊住，阿德保方纔放手。雙珠挽著善卿臂膊扳轉身來，笑道：「勳去看俚啷啲。」將水煙筒授與善卿自吸。

須臾，阿金上樓，擰著嘴，哭得滿面淚痕。雙珠道：「成日成夜吵勿清爽，也勿管啥客人來啷勿來啷。」阿金道：「俚拿我皮襖去當脫仔了，還要打我。」說著又哭了。雙珠道：「阿有啥說嘅，耐自家見乖點，也喫勿著眼前虧哉啲。」阿金沒得說，取茶碗，撮茶葉，自去客堂裏坐著哭。

接著阿德保提水鉢子進房，雙珠道：「耐為啥打俚嘅？」阿德保笑道：「三先生阿有啥勿曉得？」雙珠道：「俚說耐當脫仔俚皮襖，阿有價事嘅？」阿德保冷笑兩聲，道：「三先生耐問聲俚看，前日仔收得來會錢，到仔陸裏去哉啲？我說送阿大去學生意，也要五六塊洋錢啲，教俚拿會錢來，俚拿勿出哉呀，難末拿仔件皮襖去當四塊半洋錢。想想阿要氣煞人！」雙珠道：「會錢末也是俚賺得來洋錢去合個會，耐倒勿許俚用。」阿德保笑道：「三先生也蠻明白啷。俚真真用脫仔倒罷哉，耐看俚阿有啥用場嘅？查來啷黃浦裏末也聽見仔點響聲，俚是一點點響聲也無撥啲。」

雙珠微笑不語。阿德保沖了茶，又隨手絞了把手巾，然後下去。善卿挨近雙珠，悄問道：「阿金有幾花姘頭嘅？」雙珠忙搖手道：「耐勳去多說多話。耐末算說白相，撥來阿德保聽見仔要吵熬哉！」善卿道：「耐還搭俚瞞啥？我也曉得點來裏。」雙珠大聲道：「瞎說哉啲！坐下來，我搭同說句閑話。」

善卿仍退下歸坐。雙珠道：「倪無姆阿曾搭耐說起歇啥？」善卿低頭一想，道：「阿是要買個討人？」雙珠點頭道：「說好哉呀，五百塊洋錢啷。」善卿道：「人阿縹致嘅？」雙珠道：「就要來快哉。我是勿曾看見，想來比雙寶縹致點啷。」善卿道：「房間鋪來啷陸裏呢？」雙珠道：「就是對過房間。雙寶末搬仔下頭去。」善卿嘆道：「雙寶心裏是也巴勿得要，就喫虧仔老實點，做勿來生意。」雙珠道：「倪無姆為仔雙寶，也豁脫仔幾花洋錢哉。」善卿道：「耐原照應點俚，勸勸耐無姆看過點，賽過做好事。」

正說時，祇聽得一路大腳聲音，直跑到客堂裏，連說：「來哉，來哉！」善卿忙又向樓窗口去看，乃是大姐巧因跑得喘吁吁的。

善卿知道那新買的討人來了，和雙珠爬在窗檻上等候。祇見雙珠的親生娘周蘭親自攙著一個清倌人進門，巧因前走，徑上樓來。周蘭直拉到善卿面前，問道：「洪老爺，耐看看倪小先生阿好？」善卿故意上前去打個照面。巧因教他叫洪老爺，他便含含糊糊叫了一聲，卻羞得別轉臉去，微耳通紅。善卿見那一種風韻可憐可愛，正色說道：「出色哉！恭喜，恭喜！發財，發財！」周蘭笑道：「謝謝耐金口。祇要俚巴結點，也像仔俚啷姊妹三家頭末，好哉。」口裏說，手指著雙珠。善卿回頭向雙珠一笑。雙珠道：「阿姐是纔嫁仔人了，好哉。單剩我一干仔，無啥人來討得去，要耐養到老死啷，啥好嘅！」周蘭呵呵笑道：「耐有洪老爺來裏啲。耐嫁仔洪老爺，比雙福要加倍好啷。洪老爺阿是？」

善卿祇是笑。周蘭又道：「洪老爺先搭倪起個名字，等俚會做仔生意末，雙珠就撥仔耐罷。」善卿道：「名字叫周雙玉，阿好？」雙珠道：「阿有啥好聽點個嘅？原是『雙』啥『雙』啥，阿要討人厭！」周蘭道：「周雙玉無啥；把勢裏要名氣響末好。叫仔周雙玉，上海灘浪隨便哈人，看見牌子就曉得是周雙珠啷個妹子哉啲，終比仔新鮮名字好點啷。」巧因在傍笑道：「倒有點像大先生個名字。周雙福，周雙玉，阿是聽仔差勿多？」雙珠笑道：「耐末曉得啥差勿多。陽臺浪晾來啷一塊手帕子搭我拿得來。」

巧因去後，周蘭攬過雙玉，和他到對過房裏去。善卿見天色晚將下去，也要走了。雙珠道：「耐啥要緊啲？」善卿道：「我要尋個朋友去。」雙珠起身，待送不送的，祇囑咐道：「耐晚歇要轉去末，先來一逮，勳忘記。」

善卿答應出房。那時娘姨阿金已不在客堂裏，想是別處去了。善卿至樓門口，隱隱聽見亭子間有飲泣之聲。從簾子縫裏一張，也不是阿金，竟是周蘭的討人周雙寶，淌眼抹淚，面壁而坐。善卿要安慰他，跨進亭子，搭訕問道：「一千子來裏做啥？」那周雙寶見是善卿，忙起身陪笑，叫一聲「洪老爺」，低頭不語。善卿又問道：「阿是耐要搬到下頭去哉？」雙室祇點點頭。善卿道：「下頭房間倒比仔樓浪要便當多花啷。」雙寶手弄衣襟，仍是不語。善卿不好深談，但道：「耐閑仔點，原到樓浪來阿姐搭多坐歇，說說閑話也無啥。」雙寶微微答應。善卿乃退出下樓，雙寶倒送至樓梯邊而回。

善卿出了公陽里，往東轉至南畫錦里中祥發呂宋票店，祇見管帳胡竹山正站在門首觀望。善卿上前廝見。胡竹山忙請進裏面。善卿也不歸坐，問：「小雲阿來裏？」胡竹山道：「勿多歇朱藹人來，同仔俚一淘出去哉，看光景是喫局。」善卿即改邀胡竹山，道：「價末倪也喫局去。」胡竹山連連推辭。善卿不由分說，死拖活拽同往西棋盤街來。

到了聚秀堂陸秀寶房裏，見趙樸齋、張小村都在。還有一客，約摸是吳松橋，詢問不錯。胡竹山都不認識，各通姓名，然後就坐，大家隨意閑談。

等至上燈以後，獨有莊荔甫未到。問陸秀林，說是往拋球場買物事去的。外場單圓臺，排高椅，把掛的湘竹銅片方燈都點上

了。趙樸齋已等得不耐煩，便滿房間大踱起來，被大姐一把仍拉他坐了。張小村與吳松橋兩個向榻床左右對面躺著，也不吸煙，卻悄悄的說些秘密事務。陸秀林、陸秀寶姊妹並坐在大床上，指點眾人背地說笑。胡竹山沒甚說的，仰著臉看壁間單條對聯。

洪善卿叫楊家姆拿筆硯來開局票，先寫了陸秀林、周雙珠二人。胡竹山叫清和坊的袁三寶，也寫了。再問吳松橋、張小村叫啥人。松橋說叫孫素蘭，住兆貴里。小村說叫馬桂生，住慶雲里。趙樸齋在旁看著寫畢，忽想起，向張小村道：「倪再去叫個王阿二來，倒有白相個啗。」被小村著實瞪了一眼，樸齋後悔不迭。吳松橋祇道樸齋要叫局，也攔道：「耐自家喫酒，也勦叫啥局哉。」樸齋要說不是叫局，卻頓住嘴說不下去。恰好樓下外場喊聲：「莊大少爺上來。」陸秀林聽了急奔出去，樸齋也借勢走開去迎莊荔甫。

荔甫進房，見過眾人，就和陸秀林過間壁房間裏去。洪善卿叫「起手巾」，楊家姆應著，隨把局票帶下去。及至外場絞上手巾，莊荔甫也已過來，大家都揩了面。於是趙樸齋高舉酒壺，恭恭敬敬定胡竹山首座。竹山喫一大驚，極力推卻。洪善卿說著，也不依。趙樸齋沒法，便將就請吳松橋坐了，竹山次位，其餘略讓一讓，即已坐定。

陸秀寶上前篩了一巡酒，樸齋舉杯讓客，大家道謝而飲。第一道菜照例上的是魚翅，趙樸齋待要奉敬，大家攔說：「勦客氣，隨意好。」樸齋從直遵命，祇說得一聲「請」。魚翅以後，方是小碗。陸秀林已換了出局衣裳過來，楊家姆報說：「上先生哉。」秀林、秀寶也並沒有唱大曲，祇有兩個烏師坐在簾子外吹彈了一套。

及至烏師下去，叫的局也陸續到了。張小村叫的馬桂生，也是個不會唱的。孫素蘭一到，即問袁三寶：「阿曾唱？」袁三寶的娘姨會意，回說：「耐喲先唱末哉。」孫素蘭和准琵琶，唱一支開片，一段京調。莊荔甫先鼓起興致，叫拿大杯來擺莊。楊家姆去間壁房裏取過三祇雞缸杯，列在荔甫面前。荔甫說：「我先擺十杯。」吳松橋聽說，揎袖攘臂，和荔甫豁起拳來。孫素蘭唱畢，即替吳松橋代酒，代了兩杯，又要存兩杯，說：「倪要轉局去，對勿住。」

孫素蘭去後，周雙珠方姍姍其來。洪善卿見阿金兩祇眼睛腫得像胡桃一般，便接過水煙筒來自吸，不要他裝。阿金背轉身去立在一邊。周雙珠揭開豆蔻盒子蓋，取出一張請客票頭授與洪善卿。善卿接來看時，是朱藹人的，請至尚仁里林素芬家酒敘。後面另是一行小字，寫道：「再有要事面商，見字速駕為幸。」這行卻加上密密的圈子。善卿猜不出是甚麼事，問周雙珠道：「送票頭來是啥辰光？」雙珠道：「來仔一歇哉，阿去喫」善卿道：「勿曉得啥事體，實概要緊。」雙珠道：「阿要教相幫喫去問聲看？」善卿點點頭。雙珠叫過阿金道：「耐去喊俚喫到尚仁里林素芬搭臺面浪看看，阿曾散。問朱老爺阿有啥事體，無要緊末，說洪老爺謝謝勿來哉。」

阿金下樓與轎班說去。莊荔甫伸手要票頭來看了，道：「阿是藹人寫個喫？」善卿道：「為此勿懂啗。票頭末是羅子富個筆跡，到底是啥人有事體哩。」荔甫道：「羅子富做啥生意喫？」善卿道：「俚是山東人，江蘇候補知縣，有差使來裏上海。昨日夜頭保合樓廳浪阿看見個胖子？就是俚。」

趙樸齋方知那個胖子叫羅子富，記在肚裏。祇見莊荔甫又向善卿道：「耐要先去末，先打兩杯莊。」善卿伸拳豁了五杯，正值那轎班回來，說道：「臺面是要散快哉，說請洪老爺帶局過去，等來啗。」善卿乃告罪先行。趙樸齋不敢強留，送至房門口。外場趕忙絞上手巾，善卿略揩一把，然後出門，款步轉至寶善街，徑往尚仁里來。

比及到了林素芬家門首，見周雙珠的轎子倒已先在等候，便與周雙珠一同上樓進房。祇見觥籌交錯，履舄縱橫，已是酒闌燈地時候。臺面上祇有四位，除羅子富、陳小雲外，還有個湯嘯庵，是朱藹人得力朋友。這三位都與洪善卿時常聚首的。祇一位不認識，是個清瘦面龐、長跳身材的後生。及至敘談起來，纔知道姓葛，號仲英，乃蘇州有名貴公子。洪善卿重復拱手致敬道：「一向渴慕，幸會，幸會！」羅子富聽說，即移過一雞缸杯酒來授與善卿，道：「請耐喫一杯濕濕喉嚨，勦害仔耐渴慕得要死。」

善卿祇是訕笑，接來放在桌上，隨意向空著的高椅坐了。周雙珠坐在背後，林素芬的娘姨另取一副杯箸奉上。林素芬親自篩了一杯酒，羅子富偏要善卿喫那一雞缸杯。善卿笑道：「耐喫也喫完哉，還請我來喫啥酒！耐要請我喫酒末，也擺一臺起來。」羅子富一聽，直跳起來道：「價末勦耐喫哉，倪去罷。」

第三回終。